

(香港)

黃易

◎ 异侠系列之

大唐双龙传

玖



黄易作品集
|
华艺出版

黄易

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九册
第三十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- 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 大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03 印张 2520 千字

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39-754-8/I·662

定价:现九册 177.80 元 本册 8.80 元

董易

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三十九卷
第九册

华艺出版社

第一章 一朝白雪

淡雅清艳的师妃暄悠然自若地在两人对面坐下，仍是一贯的男装打扮，从明媚秀眸闪射的灵光落在瞠目结舌的寇仲脸上，静若止水地徐徐说道：“妃暄有个新的提议，可供少帅考虑。”

寇仲先瞥徐子陵一眼，见他已从惊骇中完全平复过来，心中微有所悟，深吸一口气道：“我们刚才说话非常小心，仙子的隔墙有耳，只是在唬吓我们，开个玩笑！对吗？”

师妃暄目光移往徐子陵，见他正定神打量自己，报以微笑，柔声道：“子陵兄的本领大大超乎妃暄估计之外，使妃暄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计划，作重新部署。”

徐子陵微笑道：“大家都是老朋友啦！师小姐有什么话，请直言无碍。”

师妃暄微耸香肩，意态轻松地道：“妃暄早前请杜总管传话要生擒两位，才是真的吓唬你们，好令你们打消入关之意，岂知反激起你们的斗志，非意料所及。所以现在另有提议，想约好四位大师与你们在至善寺再作一次

交手，假若两位仍可安然脱身，我们以后袖手不理你们入关的事，否则你们就要取消寻宝之行，两位意下如何？”

两人愕然互望，暗呼厉害。

师妃暄心平气和的几句话，首先令他们失去因恐怕遭受活擒囚禁而生的拚死之心，而事实上师妃暄亦可达到同样目标。其次是际此李阀法派系斗争激烈，双方争持不下的时刻，暂且任得两人自由自在并非没有好处，眼前的是可护送突利可汗回国，好大幅削弱颉利入侵中原的力量；长远的就是为魔门树立两个顽强的劲敌。四大圣僧、师妃暄、了空等终是世外之人，不愿长期直接卷入江湖的争斗中。

寇仲苦笑道：“假若小弟拒绝仙子的提议，是有失风度，请问此战可否于一个时辰后举行，因为吃饱才有气力嘛！”

师妃暄颌首道：“少帅没有令妃暄失望，便依少帅指定的时间进行。唉！若妃暄能有别的选择，怎愿与你们这么对仗。”

她佩服寇仲是因他爽快接受挑战，并没有抗议四大圣僧联手的不公平。更没有要求改变地方，这使四僧能因有一个指定的环境而发挥出最大的力量。要知两人若蓄意潜逃，想截住他们绝非易事。四僧又势不会在通衢

大道中动手，所以寇仲首肯师妃暄的提议，实是勇气可嘉。

徐子陵淡淡道：“师小姐没打算亲自下场，非常够朋友哩！”

寇仲想起徐子陵明天会变成岳山，忙道：“我们从来都不把仙子当作敌人，且是最好的朋友。”

连徐子陵都听得脸红，明白他不良的居心，师妃暄微嗔道：“既当妃暄是好朋友，你就勿要仙子前仙子后地叫着，妃暄只是个普通修持的小女子。”

寇仲欣然道：“仙子发嗔的神情真动人，难怪陵少……哎唷！”

桌下当然是中了徐子陵一脚。

师妃暄早知他的口没遮拦，亦不禁为之气结。旋又俏脸前所未有地微透红霞，责怪地盯寇仲一眼，俏立而起，神态瞬即回复一向的清冷自若。

两人连忙起立相送。

师妃暄深深地凝视寇仲，轻柔地道：“祝玉妍连夜撤出洛阳，不过她对圣帝舍利绝不肯放手，以防落入石之轩手上，两位对此应要小心点。”

寇仲抱拳笑嘻嘻道：“多谢仙子关心。”

师妃暄没好气地瞪他一眼，从容雅逸地离开。

重新坐好后，寇仲一把抓着徐子陵的肩膊低笑道：

“兄弟你走运啦！照我看她对你真的动了心，否则怎会显现一般小女儿的羞涩情态。”

徐子陵尚未有机会责骂他，杨公卿和张镇周来了，出乎意料之外的竟还有老狐狸王世充，气氛登时异样起来。

寇仲为神色凝重的王世充奉茶，笑道：“圣上何用微服出巡，纡尊降贵地来见我们，一个口讯传我们入宫见驾不就成了吗？”

王世充黑着脸沉声道：“少帅可知自己的鲁莽行事，闯出什么祸来？”

杨公卿和张镇周先后趁王世充不在意，向他打个眼色，着他小心应付，显是王世充曾在他们面前大发脾气。

寇仲勉强压下对王世充破口大骂的冲动，挨到椅背处，伸个懒腰，才好整以暇地道：“圣上有否奇怪，为何洛水帮的人仍未来找我们的麻烦？”

王世充勃然怒道：“当然知道，若非寡人费尽唇舌说服荣凤祥，整个洛阳都要给翻转过来。”

寇仲和徐子陵都心中暗骂：王世充确曾力劝荣凤祥，不过只是劝他迟点动手，以免妨碍对付突利的阴谋。

寇仲把左手腕枕在桌上，中指轻敲茶杯，目光凝注在不断因震荡而惹起一圈又一圈涟漪的清茶，摇头叹道：“圣上你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，知其一的是由可风扮

的荣凤祥已给我们干掉；不知其二的是辟尘扮的荣老妖亦告重伤，现在只剩下半条人命，能否过得今晚仍是未知之数。”

王世充、杨公卿和张镇周立时动容。

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个眼色，微笑道：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，目下荣妖女是独力难支，假若圣上能把握机会，使人出掌洛水帮，说不定能把控制权夺取过来，此等手段，圣上该比我更在行，不用小子来教你。”

这番话暗含冷嘲热讽，可是王世充的心神早飞往别处去，只当作耳边风，却仍不禁一震道：“荣凤祥真的伤得那么重？可不要骗寡人。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我寇仲什么时候骗过圣上？”

王世充终于脸色微红，尴尬地干咳一声，道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寡人要先调查清楚，始作定夺。”

双目一转，又道：“今天黄昏护送可汗北归之事，可有改变？”

寇仲耸肩道：“一切依圣上指示，但为策万全，我会和陵少随行，直抵北疆始折往关中，圣上不会反对吧？”

王世充欲言又止，终没说出来，倏地起立，众人依礼陪他站起来。

王世充狠狠道：“两位在洛阳最好安份守己，不要再闹出事情来。”

寇仲耸肩道：“若没有人来找我们闹事，我们想不安份守己也不成。”

王世充脸色微变，旋又压下怒火，问道：“可汗现下大驾何处？”

寇仲哈哈大笑道：“当然是躲起来避风头，免得圣上难做嘛。圣上请！”

王世充气得脸色再变，但终没发作出来，拂袖往房门走去。张镇周抢前一步为他启门，守在门外的十多名侍卫肃立致敬，排场十足。

寇仲虎躯微颤，却没有作声。

杨公卿见他这副模样和反应，谅解地略一点头，拍拍他肩膀，又道：“迟些再和你细说。”这才追在王世充等人之后离开。

“叮”！

两个杯子碰一记，寇仲喝下这杯祝茶后，道：“有没有能甩身的预感？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你当我能未卜先知吗？不过根据徐某人的判断，经昨夜一役，四僧该摸清楚我的底子，再无可能行险侥幸，而要凭真功夫脱身。正如伏老骞说的：我们只能应试交卷，而不能弄巧作弊。”

寇仲点头道：“你刚悟得的心法非常重要，横竖他们

不是要活宰我们，我们就借此机会尽展所长，输了就改去找宇文文化骨算账，但你可不要故意输掉才成。”

徐子陵哑然失笑道：“我若这么做，怎还配作寇少帅你的兄弟？更何况现在我真的想入关一开眼界。”

寇仲愕然道：“有什么眼界可开的？”

徐子陵微笑道：“都是你不好，想出由我扮岳山去探访朋友李渊这方法，令我不单大感刺激有趣，并觉说不定还可破坏石之轩的阴谋。”

寇仲摇头叹道：“说到底你都是认定我起不出宝藏，还说什么兄弟情深。”

徐子陵显然心情大佳，笑道：“少帅息怒，但客观的事实绝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。先不说我们找到宝藏的机会非常渺茫，就算找到也难以搬走，你只好守诺认命，我又何乐而不为。”

寇仲哈哈一笑，旋又压低声音道：“小子是否因仙子也动凡心而心花怒放？”

徐子陵晒然道：“你爱怎么想都可以，时间差不多哩！能被佛门四大顶尖高手围攻，想想都觉得是种荣幸。”

寇仲一拍背上井中月，猛地立起，仰天笑道：“是龙是蛇，还看今朝。井中月啊！你勿要让我寇仲失望啊！”

两人步出董家酒楼，同时往天上瞧去，只见点点雪花，徐徐飘降，填满整个天空，刹那间将先前的世界转化到另一天地。每点雪花都带有飘移不定的性格，分异中又见无比的统一。

天街仍是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的热闹情景，往左右瞧去，较远的地方全陷进白濛濛的飘雪中，为这洛阳第一大街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浓淡，有如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，把一切都以雪白的颜色净化。

洛阳的居民为此欢欣雀跃，以欢呼和微笑迎接瑞雪的来临。

寇仲笑道：“我们甫出门口即下雪，这算是什么兆头？”

徐子陵正别头凝望另一端消失在茫茫雪雨里的天津桥，欣然道：“管他娘的什么凶兆吉兆，总之我现在感到心畅神舒便成。”

不约而同下，两人加入天街的人流，朝天津桥开步。他们大异常人的体型气度，立时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。

寇仲与徐子陵并肩而行，叹道：“谁会想到我们是到至善寺与佛门最厉害的四个和尚决斗，而此战又可能关乎到天下盛衰兴替的大事？”

徐子陵心中一阵感触，想起生命梦幻般的特质，点头道：“我们在扬州混日子时，没想过有今天此日吧？”

寇仲一拍他肩头哈哈笑道：“说得好！那时我们只是两个不名一文的无名小卒，每天都为明天如何填饱肚子苦恼，还要动脑筋去应付言老大，想想都觉得现实做梦般虚假。更怕跌一跤醒过来，仍是睡在扬州废园的狗窝里。”

两人步上天津桥，雪花下得更大更密，洛河和长桥均被浓得化不开白皑皑的冬雪笼罩，茫茫一片。

徐子陵在桥顶停下来，目光追随一艘没进雨雪深处的风帆，忽然道：“为何你不愿去见李秀宁？”

寇仲虎躯微颤，双手按栏，低首俯视洛河，雪花飘进长流不休的河水里，立被同化得无痕无迹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不经意。苦笑道：“教我怎么答你？相见争如不见，我只会令她失望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假设你遇上她时名花尚未有主，你的命运会否因而改变过来？”

寇仲摇头道：“谁晓得答案？那时我们的身份太过悬殊，若我们当年就那么跟了李小子，今天顶多只是天策府的两个神将天兵，很难会有现在的得意际遇。祸福无门，恁是难料。”

又岔开话题道：“嘿！师妃暄终于会脸红哩！”

徐子陵哑然失笑道：“你这小子，总是死性不改，不肯放过这类话题。师妃暄怎说仍是凡人，自然有凡人的

七情六欲，间中脸红有啥稀奇，何况你的说话是那么的
大胆无礼。”

寇仲笑道：“她并非凡人，而是自幼修行把心湖练至
古井不波，弃情绝欲的凡间仙子，她肯为你脸红，可见到
达情难自禁的地步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小子实在太骄傲，
就算心中欢喜上人家姑娘，仍只藏在心内。”

徐子陵不由想起石青璇，叹道：“缘来缘去，岂可强
求！每个人也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目标，强要改变不会
有什么好结果的。或者忽然有一天我想成家，想法又会
改变过来。”

寇仲叹道：“你徐子陵怎会成家？照我看你只会是只
闲云野鹤，寻寻觅觅，却又无欠无求地了此残生。哈！了
此残生。”

徐子陵想起素素，心中涌起莫以名之的伤情。

寇仲伸手搭上他肩头，跟他一起步下天津桥，若有所
思地道：“真奇怪！这场飘雪像触动了我们心灵内某一
境界，勾出记忆深处某些早被淡忘的事物。我们脚踏的
虽是洛阳的天街，但感觉却像回到儿时的扬州城，换过
另一种更能牵动内心的方式去讨论令我们神魂颠倒的
标致娘儿，谈论未来的理想。”

徐子陵点头同意，道：“当年我们确是无所不谈，更
不断憧憬将来。眼前我们像得到很多东西，但又若一无

所有。究竟是否真有命运这回事？”

寇仲沉吟道：“你也知我以前从不真的相信命运，好运坏运只是当话来说。可是在经历这么多事故后，我再不敢遽下断语。无论我们到哪里，宿命总像紧紧缠绕我们。例如娘死前为何会告诉我们杨公宝藏的藏处，为何我们又会遇上设计宝藏们鲁妙子？更那么巧宝藏就在关中，还牵涉到争天下做皇帝和正道魔门的斗争，千丝万缕，总要将我和你卷进去似的。这不是宿命是什么！”

只下这么一阵的密雪，东都洛阳换上雪白的新衣，所有房舍见雪不见瓦，长街积起一层薄雪，刚留下的足印车痕转瞬被掩盖，过程不住地重复。

两人漫不经意地转入通往至善寺的街道，纯净朴素的雪景使他们心中各有沉溺，不能自己。

雪点变成一拳拳的雪球，仿佛由一滴滴剔透的冰冷泪珠，变成朵朵徐徐开放的花朵，美得教人心醉。

倏地停下，至善寺敞开的大门正在眼前。

陈陈梵呗诵经之声，悠悠扬扬从大雄宝殿中传来，配合这雪白苍茫的天地，分外使人幽思感慨，神驰物外。

寇促虎躯一震道：“为何刚才我完全忘记了到这里来是要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战？”

徐子陵心中亦涌起奇异无比的感觉。

寇仲一拍背上井中月，豪情狂起，哈哈一笑，大步领

先跨进寺门内去。

徐子陵紧随在后，在这一刻，他完全不把胜败荣辱放在心上，就像从天降下的瑞雪。万古长空，一朝白雪。